洋彩上的洋花——洋菊與洋蓮

廖寶秀



圖一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紅地團花山水膳碗一對及同年配置楠木匣。匣上貼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的點查號籤，並填寫「列五七九號」點查編號。此一編號即故宮文物的原始典藏編號。（列-579/故瓷8280-1）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什麼是洋彩？簡單解釋洋彩就是以西洋繪畫技法描繪的琺瑯彩瓷，民國以後通稱粉彩，所以洋彩又稱粉彩。洋彩是清宮正式名稱，乾隆《活計檔》、《陳設檔》多作「磁胎洋彩」，所配木匣上也皆刻上「洋彩」品名，如圖一。對一般陶瓷愛好者而言，「洋彩」是一個陌生又遙遠的名詞，不若「粉彩」耳熟能詳，那是因為近百年來洋彩一直被稱為「粉彩」，「洋彩」之名在民國以後幾乎被「粉彩」取代。有些陶瓷研究者或認為粉彩就是洋彩，其實，兩者稍有不同，尤其是唐英（一六八二—一七五六）所創製的磁胎洋彩器。筆者曾撰〈錦上添花話洋彩—兼談琺瑯彩、粉彩〉（本刊二八〇期）一文介紹。本文繼前文之後，再談洋彩中的「洋菊」與「洋蓮」。

釋洋彩

洋彩在陶瓷分類上應屬琺瑯彩釉，洋彩指的主要是裝飾技法，此由乾隆朝的《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中將磁胎洋彩器歸入「乾清宮琺瑯器皿」收藏可以得知。此外在清宮道光十五年至光緒二十八年《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以下簡稱《陳設檔》）內，也將磁胎洋彩與乾隆磁胎畫琺瑯歸

併同一類別「乾隆款磁胎」畫琺瑯項目下，[註一]由此可以證明清宮將它們歸屬同類。

「洋彩」名稱最早出現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唐英所撰之〈陶務叙略碑記〉，而「粉彩」則從未出現於清宮文獻記載中，最早或見於清末民初陳瀏《匋雅》及許之衡《飲流齋說瓷》等坊間陶瓷專書。



圖二　乾隆八年　磁胎畫琺瑯錦上添花人物碟及局部（列-672/故瓷17099-17100）　碟上所繪人物雖為中國人物，但五官、手部、衣著甚至碟外沿的卷草錦上添花紋飾均以西洋光影明暗技法描繪。畫琺瑯成對紋飾畫樣、佈局略有不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用於器名，則出現於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故宮文物所編《點查報告》，以及民國二十四至二十五年間，故宮文物赴英國倫敦威靈頓宮展覽時，當時出版圖錄將清宮原稱「洋彩」[註二]的器皿改稱「粉彩」，而後學界等沿用至今。

清宮對洋彩名稱的解釋，始見於唐英〈陶務叙略碑記〉中：「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琺畫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乾隆八年唐英奉命編撰《陶冶圖冊》，第十七編〈圓琢洋采〉又說明如下：

「圓琢白器，五采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須素習繪事高手，將各種顏料研細調和，以白瓷片畫染燒試，必熟諳顏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細，熟中生巧，總以眼明心細，手準為佳。所用顏料與法琺色同，其調色之法有三……。」

唐英所撰兩種文獻均明白指出：洋彩與琺瑯彩所用



圖三　乾隆九年　磁胎洋彩汝釉碧桃詩意雙陸瓶一對（呂-437/故瓷17497-8）　此對瓶樣式取自雙陸棋子，天青釉色仿自汝窯青瓷，題有乾隆御製詩，故名詩意。碧桃為中國傳統花卉，象徵春天，長久以來為繪畫或瓷器上頗為愛用的紋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清　鄒一桂　花卉圖冊　第六幅　碧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雙陸瓶上碧桃描畫技法以及詠〈碧桃〉詩皆以宮廷花卉畫為樣稿。
全冊共十二幅，畫上題詩為乾隆寶親王時代所作，題於雍正十二年（1734）。

顏料相同，只是繪畫技法不同而已。筆者所見清宮「磁胎畫琺瑯」多以傳統中國畫法為主，間有少許西洋畫法（圖二）或紋飾；而「磁胎洋彩」則多數以西洋繪法為主，然仍有少數以傳統畫法描畫者。（圖三、四）二種彩瓷的紋飾與技法有其重疊與共通性，這是造成彼此不易分辨的主要原因。洋彩用料雖與磁胎琺瑯彩相同，但因起用了西洋繪畫技法，其繪畫表現又不同於傳統，故名「洋彩」。再者，洋彩製作大多完成於景德鎮御窯場，而磁胎畫琺瑯最後竣工地點回到宮廷「琺瑯作」御器作坊；二者加工完成地點不同，落款方式亦不相同，也是辨識重點之一。

再進一步說明，洋彩就是使用琺瑯彩料，運用西洋繪畫技法，在景德鎮御窯廠製作完成的瓷器，而唐英正是創作洋彩的關鍵人物，他任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乾隆元年至二十一年）期間的乾隆五年至九年間，正是洋彩燒製最為興盛也是最精緻的時期。由於皇帝的喜愛，造辦處特為洋彩、畫琺瑯以及其他胎地的畫琺瑯等器皿，皆配上匣、座等裝幀，入藏於〈乾清宮琺瑯器









圖六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殿閣詩句玉梅瓶一對（呂-414/故瓷17203-4）挑菊老翁的臉部、手足、衣著均採西洋透視明暗技法，背景的殿閣牆面亦見相同方式。成對洋彩紋飾，兩兩相同。品名玉梅瓶之「玉」應為清宮形容瑩潤似玉的白瓷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乾隆十年　磁胎洋彩紅錦地洋花山水詩意方瓶（呂-413/故瓷17205-6）紅地錦上添花上的洋花蕊心圈點以及花葉上均以琺瑯白料描繪光點，此即西洋明暗光影技法，表現物象的立體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翠地錦上添花洋花觀音瓶（呂補-21/故瓷17287）　翠地錦上添花上的洋花中有洋蓮與洋菊。莖葉尾端或蕊瓣上均有西洋明暗光點技法的表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米色觀音瓶（呂-430/故瓷17128-9）　米色地上飾大小交纏的如意圈，圈內裝飾洋菊。全器各層紋飾內均以琺瑯白料點飾光影亮點，此一畫法與圖十一的西洋靜物繪法同出一轍，光點位置大小、明暗均不相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乾隆六年　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海棠式瓶（列-406/故瓷17168）　瓶作海棠式，紅地錦上添花上有蝙蝠、「壽」字圖案以及卷草式的莖葉紋，故《活計檔》上又名「洋彩紅地萬福長春海棠式瓶」。全器卷草葉紋及各層紋飾內均有白琺瑯繪邊或點飾的光影技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白地番蓮花紙槌瓶（列-564/故瓷10912）器上主紋畫並蒂蓮花，瓔絡、圈足或花葉，均以白琺瑯作大小不一的繪邊或點飾，表現光影明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皿〉項下。

摹仿西洋

磁胎洋彩與磁胎畫琺瑯器絕大多數陳設並收藏於乾清宮與養心殿，其他宮殿除圓明園外極少陳設。據唐英〈陶務敘略碑記〉載，洋彩技法或始於雍正晚期，故作品極少，證之於雍正朝《活計檔》並無洋彩製作記錄。乾隆朝以後，洋彩製作文獻始出，《活計檔》從乾隆二年開始，也看到洋彩製作的相關記錄。然而唐英所說：「洋彩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彩」。所謂「摹仿西洋」究竟是何樣式？筆者這幾年來就故宮所藏乾隆朝洋彩器



圖十一　黑姆〈飯後甜品〉局部　油畫　1640年　圖上各式水果如葡萄及金屬飾品皆以光點呈現西洋繪畫的明暗透視技法。　法國　羅浮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鑲嵌寶石黑檀木箱　18世紀初　Giocanni Battista Foggini（1652-1725）圖案設計，意大利翡冷翠　葛雷利亞・迪拉保里宮廷作坊製作，與圖八、九及十七的花葉卷草紋式畫法及莖葉上套如意紋的裝飾技法極為相像。



圖十三　郎世寧 仙萼長春第十六幅 菊花及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仔細審視，符合唐英說法的主要有三：

一、裝飾圖案中使用了西洋明暗光影技法，主要以光點呈現圓狀物體的受光及立體效果；（圖五）

二、採用西洋明暗陰影透視技法，人物畫尤為明顯；（圖六）

三、大量應用了西洋花草藤蔓紋飾圖案。（圖一、五、七、九）

其中尤以圖案紋與花卉紋之間採用西洋明暗光點技法，表現物體的立體現象最為常見，雖然這些圖案不一定是作品描繪的主題，卻充斥於紋飾設計間，與主題綿密結合。例如「洋彩翠地錦上添花觀音瓶」（圖七）、「洋彩番花米色觀音瓶」（圖八）、「洋彩錦上添花海棠式瓶」（圖九）及「洋彩白地番蓮花紙槌瓶」（圖十）等作品上的圓珠或纓絡串珠以及開叉轉折枝葉上，均以琺瑯白料點飾或染邊，表現光影明暗技法。而且幾乎所有錦上添花或繁花密佈的洋彩器上皆見此一繪畫方式，這種技法極少見於磁胎畫琺瑯及其他彩瓷上，因此筆者認為這些「光點」（以琺瑯白料點染者）或「轉折花葉上光影描繪技法」，實即西洋光影明暗的繪畫技法，亦與西洋繪畫上描畫靜物表現光影變化手法同出一轍，（圖十一），因此，這些類似西洋繪畫的表現方式，或可視為唐英所稱的「摹仿西洋」。而且洋彩器上常見的西洋花草藤蔓紋飾，也是與西洋相關的主要特徵之一，看似很中國的開光山水繪畫或花卉，卻也包藏著無數的西洋畫意，（圖一、五、六、十）這些紋樣無論是直接來自西洋器物的金屬鑲邊，或間接受到西洋飾紋的啟迪（圖十二），都見證了東西文化藝術的交流，本文主要介紹乾隆朝洋彩瓷器上的西洋花卉紋飾，來看十八世紀的清宮吹起了陣陣的西洋風。

根據上引《活計檔》與《陳設檔》的記載，乾隆朝洋彩與磁胎畫琺瑯皆收藏於乾清宮端凝殿，並著錄於《陳設



圖十四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玉環膽瓶（列-373-13/故瓷17649）三面開光花籃內裝飾各色洋菊，底邊亦繪紫色菊瓣紋一圈。各層紋飾間亦見西洋光點變化描繪技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檔》中，檔案封面上雖未見「洋彩」辭彙，然大部分經配匣、訂名、刻字收藏。（圖一）筆者根據道光十五年所立《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統計，計有磁胎洋彩器四十三項，一百九十九件，與現存台北故宮「列」字典藏編號內的二百餘件乾隆朝磁胎洋彩幾無差異，〔註三〕這些磁胎洋彩器從製胎至完成大多由唐英及景德鎮御窯廠承作，僅有極少部分或完成於清宮造辦處琺瑯作坊內。

乾清宮端凝殿所藏的乾隆朝磁胎洋彩器，除幾件殘傷損器留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外，其餘全數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當時清帝視這些琺瑯彩器為重要收藏品，因此整批收藏、作匣刻字，這些配件至今保存，正好讓研究者還原到原來品名。這些洋彩器除清宮依例於萬壽節等一年三次節令固定燒製的錦上添花膳碗（圖一）、湯碗、茶碗、茶鍾（圖十七）及成套杯盤等數量略多外，其餘多只燒製一對，極少

燒製二對以上者，足見其之珍稀。乾隆皇帝特為這些琺瑯彩瓷作匣、分列等級收藏，說明這些作品主要是供皇帝賞玩、收藏，與宮廷日常用器或一般陳設器不可相提並論。

洋花

磁胎洋彩器上最常見的是「錦上添花」紋樣，其次則為西洋花卉，簡稱洋花，洋花中又以洋菊與洋蓮最為普遍。清宮西洋風的流行與皇帝個性密切相關，康熙皇帝潛心西方格物之學，著重實務，積極吸取外國先進文明，畫琺瑯工藝即開端於康熙；雍正皇帝的鑑賞能力高超，自己也偶作西洋裝扮留影，他的琺瑯彩瓷精美絕



圖十五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詩句菊花玉梅瓶一對（呂-443/故瓷17913-4）　折枝菊花為中國原生種花卉並以傳統寫實畫法繪成。成對洋彩紋飾大多兩兩相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清　鄒一桂　花卉圖冊第十二幅菊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鄒一桂為惲壽平之婿，常州畫派。惲壽平自稱「祖述宋人規矩」，筆調雅逸，繼承宋代以來常州派折枝花卉寫生，強調形準風格。

倫；乾隆皇帝興趣廣泛，喜歡熱鬧，在琺瑯彩器製作上大量引入西洋元素，於是洋花、洋菊、洋蓮、洋藤蔓等，一一出現在洋彩的構圖紋飾中。

再者，康雍兩朝較重視技術以及琺瑯原料的引進與研發，乾隆朝則偏重於西洋描繪技法及紋飾的應用。例如西洋人物畫基本上不見於康雍二朝的琺瑯彩瓷上，而西洋光影明暗描繪技法則大興於乾隆朝，西洋花卉紋飾則頻見於乾隆朝洋彩器皿上。乾隆朝院畫家如郎世寧，鄒一桂、蔣溥、汪承霈、余省等所繪「海西集卉」或洋菊、西洋花卉等，也普遍出現在洋彩瓷器上，在在顯示乾隆朝西洋花卉的廣植與流行。

洋菊

洋菊是乾隆皇帝最喜愛的西洋花卉之一，不僅於乾隆年間引入內廷栽種，並且多次於御製詩文內贊賞洋菊姿態爭奇競勝，花張錦妍。乾隆御製詩內記載：洋菊，花具五色，花形圓者如毬，扁者如盤（圖十三）、如輪，花瓣多呈筒狀，有短筒、長筒或筒末出瓣如匙者，亦有筒無瓣者。洋彩器上有以洋菊為主紋飾者（圖十四），有參雜其它洋花者（圖七），也有經轉換化為制式圖案的洋菊（圖五、八）。制式洋花的一般構圖，多作邊次紋飾，均以西洋光影明暗技法描繪，其莖葉飾以琺瑯白料染邊，多層色彩，表現出光影折射透視及立體效果，這些技法在乾隆朝以前很少見到。雖然洋彩器上的洋花或洋菊花卉的描繪大多為圖案式畫法，然而若繪傳統寫生折枝花卉或菊花（圖三、十五），其繪畫的表現方式又不相同。洋菊形態與傳統原生種菊花不同，清宮繪畫上的傳統五色菊花，設色豔麗，層次由內向外，由小至大，條理清晰，花瓣上多以二粗或二粗一細的條紋表現瓣脈，此一技法無論於宮廷繪畫（圖十六）或琺瑯彩器上所繪



圖十七　乾隆六年　磁胎洋彩翠地錦上添花茶鍾（列-3313/故瓷8547）
開光內是盛開的洋菊，兩旁為盤狀粉色洋菊，框飾以菊葉與如意紋交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乾隆七年　磁胎畫琺瑯黃地錦上添花三寸碟（呂補-26/故瓷17013）　番蓮紋的花心為綠色蓮蓬，花瓣與一般蓮花不同，呈羽狀深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風格大多一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洋彩器上並不全然以西洋花卉為飾，其中亦有少數以傳統寫實花卉表現者。（圖三、十五）這類紋飾非以西洋繪法表現，而是以宋代以來宮廷畫院工筆「折枝寫生」技法繪成，不僅筆法細膩，釉色明豔，其成對者圖樣大多兩兩相同，與磁胎畫琺瑯的成對者為不統一、相似而不同，迥然有別。此一劃分法筆者於本刊二七九、二八〇及二九二期中曾作介紹，然而並非絕對，總有例外者。

洋菊畫法與傳統菊花不同，錦上添花玉環膽瓶器身上三開光內（圖十四）皆繪洋菊花籃紋飾，三籃花主花花色不同，有藍、紫、紅三色，開叉多邊呈羽狀或鋸齒狀的綠葉皆顯現其為菊葉無誤，菊花樣貌亦與郎世寧〈仙萼長春〉第十六幅〈菊花〉中的粉白洋菊非常接近（圖十三），或屬同一科類。而圖十七洋彩翠地錦上添花茶鍾上的綠葉因轉折呈現半邊綠葉，故不易辨識，其實原葉形應與圖十四相似。即或可以莖葉分辨花形，然因洋花多屬草本科，其他花類如銀蓮花、西番蓮、罌粟、虞美人或鐵線蓮之屬枝葉亦多相同近似，故易混同。一般洋彩器上的圖案式洋菊較不易分辨，如圖十七的蕊心高起如榴，蕊底又繪三顆光點圓珠，然由兩側的盤狀野菊判斷，中心橘紅色花卉，與圖十四的洋菊應皆屬同一類科，而兩器的開光邊飾所繪應也是象徵菊葉的圖案紋





圖十九　清　余省　畫海西集卉冊　第三幅瑞珠盤（銀蓮花）及局部
花瓣粉色，蕊、邊紫紅與圖二二的淺紫銀蓮花相似，惟花開程度不同而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清　余省　畫海西集卉冊　第四幅曉雲酣（銀蓮花）及局部
畫上題花深紅，爛若絳雲，似與圖二二的橘紅或圖二五至二七的大紅銀蓮花相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飾。洋菊在洋彩器上大多以制式紋飾或副次或邊飾呈現，如非細審，實不易從多種洋花品類中辨識得出。

洋蓮—安尼麻尼—銀蓮花

洋蓮在洋彩器上亦時而可見，樣式多變，種類繁多，不易辨識。琺瑯彩器上的洋蓮紋飾，有蕊心帶蓮蓬的番蓮（圖十八）、亦有枝葉纖柔的銀蓮花、鐵線蓮或洋蓮之屬。有些若非花心蓮蓬顯露，易與鐵線蓮之類混淆。這些花卉不屬睡蓮科，與傳統蓮花、荷花不同，莖葉不是大葉翻轉的荷葉，而是與前述洋菊類似的多邊叉葉，因此如以莖葉分類，實難將洋彩器上的洋花分辨得出，洋蓮一般花瓣較洋菊寬闊，有四至六瓣或重瓣者，而且隨著時代，流行的品種亦略有差異，故十七世紀的洋蓮與今日經改良者亦略為不同。

洋彩繪畫上常見的洋蓮有銀蓮花（anemone）、鐵線蓮（clematis）及西番蓮







圖二一　乾隆六～七年　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洋花燈籠尊
英國維多利亞阿伯博物館藏



圖二二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瑞芝洋花蟬紋罇（呂-439/故瓷17241）
圖上滿繪銀蓮花、洋菊、靈芝等植物花卉，中西合璧，熱鬧非凡。頸部一圈似蕉葉的蟬紋，源自青銅器，與清宮所稱名實相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四　達文西 兩種植物習作—銀蓮花與立金花　黑炭筆、墨水筆畫紙 1506-1508年
右方為銀蓮花又稱白頭翁　溫莎堡皇家圖書館藏



圖二三　迪奧斯科里斯 銀蓮花 手抄本插畫 512年
圖下方二處可見銀蓮花的希臘文名稱
維也那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Passionflower）等，這些花卉因多來自西洋，故筆者統稱其為洋蓮。本文僅以銀蓮花為例，略作敘述。銀蓮花為今名屬毛茛科，又名白頭翁，葉羽狀深裂，與牡丹、罌粟、菊葉等類似，花瓣圓狀或橢圓，單複瓣皆有之，花色豔麗多樣，常見者有紅、白、紫、藍、粉紅、菊紅等。乾隆皇帝曾於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命余省繪〈海西集卉〉冊頁，內繪「瑞珠盤」（圖十九）與「曉雲酣」（圖二十）兩種銀蓮花，前者題跋上寫到：「洋名安尼麻尼不朗世，花如仰盂，澹紅瓣，花心簇疊，珠琲纍纍，葉類牡丹而小。」；後者則題：「洋名安尼麻尼魯日，葉亦類牡丹，花深紅，比瑞珠盤較小，色香醞釀，爛若絳雲」這二種花卉洋名相近、均屬同類花系，所繪花卉亦與銀蓮花同，故可證明其為銀蓮花之屬。這二種洋花清宮並無特意取花名總稱，僅個別取態擬名。銀蓮花紋飾常見於乾隆洋彩器上，有時以寫實花卉描繪作為主紋飾（圖二一），有時則與其他花卉一起作百花盛開狀（圖二二），此花不僅來自西洋，而且是西洋花卉繪畫史上常見的植物圖繪之一，深具歷史文化意涵。

最早出現於繪畫上的銀蓮花，或始見於西元五一二年左右，由希臘藥理學家迪奧斯科理斯撰寫的藥草書籍《藥物論》中的植物插畫標本（圖二三），畫上顏色雖略偏暗，然花葉仍與今日單瓣銀蓮花相近，畫中花瓣飄落，或象徵與其語源「風anemos」相關。銀蓮花的希臘文與迪奧斯科理斯插畫上的希臘文anemonh，以及余省的譯文「安尼麻尼魯日」語音接近，希臘文有風的含意，故英名又稱「wind flower」這是因花萼帶有綿毛似長尾的種子會隨風而飄。據希臘神話，山林女神寧芙與風神塞佛絡斯經歷一場沒有結局的愛情後，將自己化作可以依附風的花朵，而這個



圖二五　霍曼，霍斯特布吉　罌粟花、天竺葵、銀蓮花、非洲金盞花、羽扇豆、鬱金香、水仙、蜀葵、菊花、薔薇、早熟禾、蝸牛、蝴蝶與毛蟲　鉛筆水彩畫紙　1721年



圖二六　米謝　多瓣的銀蓮花　油彩、橢圓畫布　1727年
圖上各色銀蓮花，正可與洋彩器上的銀蓮花作一比對。同時代所栽植的銀蓮花品種較為接近。

廣為流傳的美麗神話故事，也成為花名的由來。〔註四〕銀蓮花原產於地中海沿岸，十字軍東征將巴勒斯坦的花種帶回歐洲生根繁殖，以後便廣為各國畫家所愛，意大利大畫家達文西於一五〇六年左右亦曾以黑炭筆素描銀蓮花（圖二四），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名畫或名瓷上所繪花卉，銀蓮花亦為不可或缺的一項，例如霍曼・霍斯特布吉的鉛筆水彩畫〈罌粟、天竺葵、銀蓮花等〉（一七二一、圖二五）、米謝〈多瓣的銀蓮花〉（一七二七、圖二六）、賀杜德〈玻璃瓶的花〉、〈名花選—銀蓮花〉（一八二七—三三，圖二七），或法國皇家瓷塞弗爾窯器上（圖二八）皆見銀蓮花的芳蹤。回頭再與乾隆七年洋彩瑞芝洋花蟬紋罐（圖二二）上的洋花比對，即知清宮的命名有其道理，而罐



圖二八　法國　塞弗爾窯　傢具裝飾瓷板（軟瓷，1775-1780）
右方紫色花卉為銀蓮花，其它還有薔薇、水仙、紫丁香、忍冬、素馨等。　洛杉磯蓋提美術館



圖二七　賀杜德　〈名花選．銀蓮花〉　彩色銅版畫　1827-33

瓶上的洋花姿態生動者多為各色銀蓮花，有前述余省畫上的「曉雲酣」爛若絳雲（圖二十），亦有紫瓣紅心者及粉白紫心者，或五瓣單層粉色者，花姿撩人，（圖二九）與今日花種相近，（圖三十）只是洋彩器上的花心雌蕊（蕊心中的長蕊，雄蕊則無）長出，類似石榴，略嫌誇張而已。另外洋彩黃地洋花方瓶上（圖三一）亦見多朵銀蓮花的描繪，其中有單瓣如余省所述「**花如仰盂，澹紅瓣，花心簇疊，珠琲纍纍，葉類牡丹而小**」的瑞珠盤，與其一起的還有紅、紫牽牛花、萱花、薔薇、百合、石竹、洋菊等等將花瓶裝飾得燦爛如錦，百花怒放，好不熱鬧。英國維多利亞阿伯博物館所藏洋彩紅地錦上添花燈籠尊上的銀蓮花紋飾為少數作為主體裝飾並以寫實折枝花卉表現者（圖二一），其他如台北故宮或北京故宮所藏（圖二二、二九、三二、三三）器

上的銀蓮花雖為主紋飾，然花葉的呈現方式與其略有不同，紅地錦上添花燈籠尊上的銀蓮花與鳶尾花是由地面伸展而出，生態較後者更為形似而寫實。

小結

銀蓮花於歐洲的歷史久遠，清宮洋彩器上的花卉樣稿來自宮廷畫家，這些畫稿是出於中國畫家或西洋畫家之作檔案並無記載，然而，由清宮同時代畫家蔣溥、鄒一桂、余省等所繪洋花畫作以觀，似無洋彩器上的洋花來得寫實，其原因是否與這些洋花的引植皆晚於洋彩器有關，抑或品種不同。乾隆二十一年乾隆皇帝曾令鄒一桂畫內苑洋菊三十六種，畫作繪成，乾隆皇帝親自作序並題詩於前，



圖三十　anemone　銀蓮花（日本白頭翁）





圖二九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白地玉環蒜頭瓶（列-399-2/故瓷17444）
開光內所繪為單瓣銀蓮花與今日日本白頭翁極為相像，惟蕊心的雌蕊如榴較為誇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一　乾隆三年～十年　磁胎洋彩黃地洋花方瓶　圖上滿繪銀蓮花、洋菊、番蓮、百合、牽牛花、薔薇、石竹、忍冬等洋花，花團錦簇。其中銀蓮花有紫色、紅色、粉色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於〈命鄒一桂圖洋菊成題句〉詩內曾述及「洋菊近年始出，各種不一。」如據乾隆御製詩的提示，洋菊的引進當在乾隆二十一年的前幾年。而乾隆命余省繪〈海西集卉〉亦在乾隆二十二年，故而銀蓮花的移入或也是在此之前，那麼乾隆早期，尤其本文所介紹的洋彩器大多完成於乾隆六年至十年之間的作品，宮廷內的中國畫家應無機會見到這二種洋花，故

畫稿的提供者或可能是來自西洋的畫家如郎世寧等輩之手，或參考西洋引進畫樣，因《活計檔》內並無詳載，目前只能作此推測。

綜上所述，清代西洋繪畫技法、西洋花卉及西洋人物的使用，均以乾隆朝為盛，乾隆皇帝可謂這股西洋風的主導者及訂製者，所有品類的挑選均需合乎皇帝的要求，而洋彩器上以洋菊、銀蓮花做為主要裝飾的原因，除花卉本身所具生態之美外，應與其所蘊含的意義亦不無相關。菊花為古代文人所喜愛的的花卉之一，被視為延年長壽的象徵，亦為花中隱逸者，霜寒色更鮮，故被喻為君子。花種雖為洋菊，乾隆仍視其花品（品類與隱喻品德）與中土相同，〈命鄒一桂圖洋菊成題句〉內說到：「**本是東籬種，誰教冒海西。藝林闕形肖，卉譜漏名題。聊亦與其潔，寧當漫莫稽。傲霜金椀麗，裛露玉盤低。**」；而銀蓮花即如前述，除了有個美麗動人的故事，加上其本身亦為藥材，於原產地或歐洲應皆被視為吉祥花卉，故而長久以來為西洋畫家所愛，而將此花卉作為中國名瓷洋彩器上的裝飾圖案，乾隆皇帝對此傳說或亦有所知，不然清宮亦不會如此繁密地將其作為洋彩器上的裝飾。對照此時的歐洲花卉作品亦多見銀蓮花的創作，雖然東西遙隔千萬里，資訊傳遞亦不容易，然而，文化藝術傳播無遠弗屆，乾隆宮廷洋花的栽種或洋彩器上西洋風的注入流行，均為十八世紀東西文化交流記錄寫下新篇章。



圖三二　乾隆六～七年　磁胎洋彩翠地錦上添花洋花燈籠尊
錦上添花紋飾與圖十七相同，均為卍字錦花，應為萬壽節進呈皇帝祝壽之用。洋花以銀蓮花為主紋飾。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三　乾隆六年　磁胎洋紅彩翠地錦上添花合歡罐　瓶上四朵主花亦為銀蓮花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注釋：

1. 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以及光緒元年、二十八年等立《明殿現設金銀銅宜興瓷玻璃琺瑯檔案》等陳設檔案，基本內容大約相同，主要為各種胎地的畫琺瑯器。記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畫琺瑯器，內容有封面書題所記之數種胎地，內頁則分時代類別，一開始記載〈康熙款玻璃胎〉項目，下列「玻璃胎琺瑯牡丹藍地膽瓶壹件」一條；其次為〈乾隆款玻璃胎〉下列三條三件；次為〈康熙款磁胎〉、〈雍正款磁胎〉、〈乾隆款磁胎〉等。乾隆款磁胎畫琺瑯與磁胎洋彩共有一百二十八條以完整品名、不規則的交叉一起列於〈乾隆款磁胎〉項目下，其中磁胎洋彩共有四十三條，約二百件左右，由此項記載得知，清宮是將二種項目同歸一類。另筆者於本刊280期中曾說到「統計磁胎洋彩器約有四十二項，一百六十九件」，今年九月再赴北京故宮查對檔案，《陳設檔》中列為洋彩器者實為四十三項，然如以實物論則應為四十六項，因其中如意交泰瓶一對、紅地白梅花膽瓶以及白地山水瓶《陳設檔》均載為畫琺瑯，而《活計檔》則記為洋彩，考證實物亦應為洋彩。
2. （1）民國十三、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乾清宮、端凝殿等宮殿收藏時，因藏器皆收納於木匣內，木匣上均刻有清宮原品名，故《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上的名稱均與清宮原訂品名相同，然無原清宮品名者，則由點查委原自訂名稱。本文器名均採清宮舊訂名稱，主要依據為《陳設檔》與《活計檔》。端凝殿藏瓷原始典藏編號為「列」字開頭，養心殿為「呂」；製作編年亦根據《活計檔》檔案所載，惟所記皆為入藏乾清宮或配匣的時間，實際成做時間應於此之前。

   （2）近來再仔細查閱《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發現少數宮殿藏瓷，清室善後委員會已有零星訂名為「粉彩」者，如養心殿呂九二五號品名列「乾隆款粉彩大盤」、呂九二八號為「粉彩尺二盤」、呂九三八則為「粉彩磁插屏」，其他如重華宮、或行政院、內政部、故宮博物院於民國二十二年會同查點《查點北平頤和園留平物品清冊》內所記「瓷器」類中亦有少數乾隆、嘉慶者以「粉彩」稱之，如「粉彩九桃天球瓶貳件（內一件乾隆款）」，以上所列均無隨文物來臺。這些名稱由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委員所訂，並非依清宮文獻所記，一般如端凝殿藏器多附木匣，則依木匣刻名而定，無品名者則逕由點查委員商定。

   （3）《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瓷器目錄》圖錄中將原《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內所訂「磁胎洋彩」者全數改為「粉彩」。（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3. 雖然《陳設檔》記載端凝殿乾隆朝磁胎洋彩器有四十三項（實際有四十六項，其中三項應為洋彩然記載為磁胎畫琺瑯，故實為二百〇五件），約一百九十九件，然如加上養心殿及其他少數宮殿的藏器亦約有百餘件，則總數達三百三十件左右。
4. 王庭玫主編、藝術家雜誌社策劃，《藝術主題圖像百科　花卉　鑑賞花卉的生態與藝術之美》，藝術家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一月，頁三一、一六二。希臘神話中關於「安尼麻尼」（銀蓮花）的傳說有數種，此為其中之一。